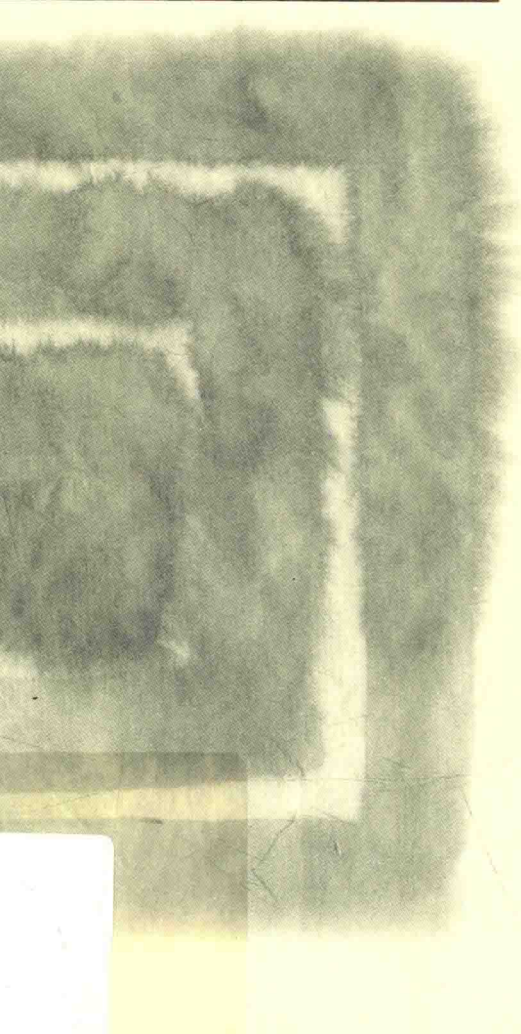


诗歌散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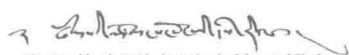
朱玉华 著

玉树十年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三辑）



作家出版社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三辑）

玉树十年

朱玉华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玉树十年 / 朱玉华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063-8074-4

I. ①玉… II. ①朱… III. ①叙事诗 - 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9645 号

玉树十年

作 者: 朱玉华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72 千

印 张: 13.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074-4

定 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康巴作家群”书系编委会

总 策 划：丹 增 阿 来 邹 瑾
 刘成鸣 文国栋 阎 柏
策 划：益西达瓦 才让太 黄政红
编委会主任：相 洛 王秀琴 鲁永明
副 主 任：葛 宁 马铁峰 松 涛
执行副主任：拥 措 阿夏·彭措达哇
 格绒追美 龚建忠 阿布司南
成 员：李琴英 才仁当智 尹向东
 雍 措

为“康巴作家群”书系序

阿 来

康巴作家群是近年来在中国文坛异军突起的作家群体。2012年和2013年，分别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和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一辑和第二辑，共推出十二位优秀康巴作家的作品集。2013年，中国作协、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等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康巴作家群作品研讨会”，我因为在美国没能出席这次会议。今年，康巴作家群书系将再次推出第三辑，近十位作家的作品。这些康巴各族作家的作品水平或有高有低，但我个人认为，若干年后回顾，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康巴（包括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的昌都地区、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这一区域，历史悠久，山水雄奇，但人文的表达，却往往晦暗不明。近七八年来，我频繁在这块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处游历，无论地理与人类的生存状况，都给我从感官到思想的深刻撞击：那就是这样雄奇的地理，以及这样顽强艰难的人的生存，上千年流传的文字典籍中，几乎未见正面的书写与表达。直到两百年前，三百年

前，这一地区才作为一个完整明晰的对象开始被书写。但这些书写者大多是外来者，是文艺理论中所说的“他者”。这些书写者是清朝的官员，是外国传教士或探险家，让人得以窥见遥远时的生活的依稀面貌。但“他者”的书写常常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看到差异多，更有甚者为寻找差异而致于“怪力乱神”也不乏其人。

而我孜孜寻找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自我表达：他们自己的生存感。他们自己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认知。他们对于自身情感的由衷表达。他们对于横断山区这样一个特殊地理造就的自然环境的细微感知。为什么自我的表达如此重要。因为地域，族群，以至因此产生的文化，都只有依靠这样的表达，才得以呈现，而只有经过这样的呈现，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未经表达的存在，可以轻易被遗忘，被抹杀，被任意篡改。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未经表达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存在。

而表达的基础是认知。感性与理性的认知：观察、体验、反思、整理并加以书写。

这个认知的主体是人。

人在观察、在体验、在反思、在整理、在书写。

这个人是主动的，而不是由神力所推动或命定的。

这个人书写的对象也是人：自然环境中的的人，生产关系中的人，族群关系中的人、意识形态（神学的或现代政治的）笼罩下的人。

康巴以至整个青藏高原上千年历史中缺乏人的书写，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神学等级分明的天命的秩序中，人的地位过于渺小，而且过度顺从。

但历史终究进展到了任何一个地域与族群都没有任何办法自

外于世界中的这样一个阶段。我曾经有一个演讲，题目就叫作《不是我们走向世界，而是整个世界扑面而来》。所以，康巴这块土地，首先是被“他者”所书写。两三百年过去，这片土地在外力的摇撼与冲击下剧烈震荡，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终于醒来。其中的一部分人，终于要被外来者的书写所刺激，为自我的生命意识所唤醒，要为自己的生养之地与文化找出存在的理由，要为人的生存找出神学之外的存在的理由，于是，他们开始了自己的书写。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讲“康巴作家群”这样一群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自我书写者的集体亮相，自然就构成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这种书写，表明在文化上，在社会演进过程中，被动变化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变成了主动追求的人，这是精神上的“觉悟”者才能进入的状态。从神学的观点看，避世才能产生“觉悟”，但人生不是全部由神学所笼罩，所以，入世也能唤起某种“觉悟”，觉悟之一，就是文化的自觉，反思与书写与表达。

觉醒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当文学的眼睛聚光于人，聚光于人所构成的社会，聚光于人所造应的历史与现实，历史与现实生活才焕发出光彩与活力。也正是因为文学之力，某一地域的人类生存，才向世界显现并宣示了意义。

而这就是文学意义之所在。

所以，在一片曾经蒙昧许久的土地，文学是大道，而不是一门小小的技艺。

也正由于此，我得知“康巴作家群”书系又将出版，对我而言，自是一个深感鼓舞的消息。在康巴广阔雄奇的高原上，有越

来越多的各族作家，以这片大地主人的面貌，来书写这片大地，来书写这片大地上前所未有的激变，前所未有的生活，不能不表达我个人最热烈的祝贺！

文学的路径，是由生活层面的人的摹写而广泛及于社会与环境，而深入及于情感与灵魂。一个地域上人们的自我表达，较之于“他者”之更多注重于差异性，而应更关注于普遍性的开掘与建构。因为，文学不是自树藩篱，文学是桥梁，文学是沟通，使我们与曾经疏离的世界紧密相关。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目录

一、诗歌部分

引言 / 003

一 / 004

二 / 007

三 / 009

四 / 012

五 / 015

第一年 思乡的蒲公英 / 017

六 / 018

七 / 022

八 / 025

九 / 029

十 / 031

第二年 扎根青稞地 / 034

十一 / 035

十二 / 039

十三 / 041

十四 / 043

十五 / 045

第三年 含苞的格桑花 / 048

十六 / 049

十七 / 055

十八 / 058

十九 / 062

第四年 饱满的青稞穗 / 064

二十 / 065

二十一 / 069

二十二 / 074

第五年 收获的沙棘果 / 080

二十三 / 081

二十四 / 086

二十五 / 090

第六年 不畏风雪的点地梅 / 102

二十七 / 103

二十八 / 106

二十九 / 109

三十 / 111

三十一 / 114

三十二 / 118

三十三 / 120

三十四 / 122

第七年 浴火重生的雪莲花 / 125

三十五 / 126

三十六 / 127

三十七 / 131

三十八 / 133

三十九 / 136

四十 / 138
第八年 淡定从容的迎春花 / 142
四十一 / 143
四十二 / 147
四十三 / 150
第九年 忧伤坚韧的野百合 / 153
四十四 / 154
四十五 / 157
四十六 / 159
四十七 / 164
第十年 吐露芬芳的郁金香 / 166
四十八 / 167
后记 / 171

二、散文

治多——丈夫走过青春的那个小城 / 175
梦 / 179
昨夜的石匠，雕刻着佛像 / 183
关于慈悲心，我懂得不多 / 185
故乡 / 187
我曾在忧伤的漩涡，渴望有双翅膀 / 190
候鸟 / 199
祭 / 201
醉死的鱼 / 204

诗歌部分

引言

正如从感性走向理性的人类进化正在逆向而行那样，现在没有哪一种刺激物能比感官的愉悦和神经的麻痹更值得享受。还有谁想要了解严肃和安静的艺术？这种艺术必须用灵魂寻觅才能完全心领神会，而灵魂是这个欣赏者所必须首先拥有的。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

玉树，雪山、草原、河流，让我的灵魂得到洗礼和升华的地方。
我，只是一个爱自言自语的女子。
我用我的笔，记录这片土地我曾来过，再也不会离开。
请与我共舞，在蓝天白云下，在三江源头——

——

远方的邀请
踏上旅程——

没有刻意的思路
或者一个长久的打算
成为
六月天还飘着雪花的那片偏僻天空下的
居民

黑夜里
玛多县城的风依然手攥着寒冷的刀
单薄的短裤嘲笑我的时尚——
“城里来的牛犊”
耳朵只是一个装饰
像有人捂住了嘴巴
胸口憋闷

气流进出发出巨大的喘息
我怀疑自己将会窒息

卧铺车上各种味道混杂
像是进了一个
堆放腐败菜叶的温室
潮热、压抑、阵阵干呕

将黑乎乎满是污渍的被子蒙在头顶
我错觉这是
一辆从夏天行驶向冬天的班车

清水河畔
鹅毛大雪的风景里，
一个男人
挥舞着双手
拦住这辆长途车的去路

他头顶着雪花
略带鼻音的普通话

寻见蜷缩在上铺，疲倦、懊恼的我
笑得像个孩子

月老的红线
将另一头
牢牢拴在了浑身带着洗发水味道男人的手腕上：
远行一千六百多里的路程

就为遇见他
遇见“玉树”

丈夫、玉树
玉树、丈夫——